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遜 志 齋 集

(六)

方 孝 孺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遜志齋集

(六)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

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夭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修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談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龐辭。惟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恠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鬻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逞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侈爲贊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于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孽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鉤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勵。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尙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奧。

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益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尙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義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

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卽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爲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爲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疎密。鳥獸蟲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爲通論也。覽此圖者。尙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湖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鍾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傷殺戮。至于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旣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爲國都。旄頭屬車。往來乎其土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觀。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臥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

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恆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面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況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萬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詩疑當作技。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

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絃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汙蟻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旣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尙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尙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父。預修先朝寶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礪石攻木。範金坯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

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尙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況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況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奧。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卽世。十餘年。

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爲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賜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由是懌得專於學。其書益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于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尙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于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懌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修元史。文辭爲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爲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獎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于朝。且請韓退之爲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雖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

何補哉。太史公爲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辨甚久。蔣君未嘗以術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于翰林。遂受業于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爲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爲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于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徼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旣卽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前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尙可得邪。惜夫。

題礪磻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礪磻子墓碣。礪磻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礪磻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言論。旣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厚。慕尙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漠然無復存者。余先君貞惠先生。昔爲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迎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于時洙泗之間。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父處士生不顯于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于聞人。以識其葬。余遇諸京師。爲之歎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沒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

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由盟觀之。其俗蓋將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告我。余尙能爲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旣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

辭約義該得退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富貴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恆人也備萬物于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于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恥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嵯之珏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理字克讓生于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于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尙友于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既沒而叔子思齊爲陝西左參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恆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于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參政公名可家以字行繇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由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挫于人充溢盛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

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銳然於有爲之初。固若可喜。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蕭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甚。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有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見之乎。苟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刳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于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爲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刳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脩於閨闥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此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